

玉谿生詩箋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別集類

李義山詩集三卷

內附
藏本

唐李商隱撰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調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歷佐幕府終於東川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書文藝傳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縟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尙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爲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擣播之譏劉攽載之中山詩話以爲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作詩者不以爲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嵬詩渾河中詩詆爲淺近後江西一派漸流於生硬粗鄙詩家又退而講溫李自釋道源以後注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爲深解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句則偕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蹤之類是也有戲爲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

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悞合爲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爲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傳誦多錄其綺艷之作如集中有感二首之類選本從無及之者取所短而遺所長益失之矣

李義山詩注三卷附錄一卷

通行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尙書埤傳已著錄李商隱詩舊有劉克張文亮二家注本後俱不傳故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之語按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隱之詩好問竟以商隱爲西崑附錄此明末釋道源始爲作注王士禛論詩絕句所謂懶祭會驚博輿彈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尙有彌天釋道安者卽爲道源是注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注後來注商隱集者如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爲藍本而補正其闕誤惟商隱以婚於王茂元之故爲令狐綯所擠淪落終身特文士輕於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態鶴齡必以爲茂元黨李德裕綯父子黨牛僧孺商隱之從茂元爲擇木之智渙邱之公然則令狐楚方盛之時何以從之受學令狐綯見離之後何以又屢啓陳情新舊唐書班班具在鶴齡所論未免爲回護之詞至謂其詩寄託深微多寓忠憤不

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豔之詞則所見特深爲從來論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譜於商隱出處及時事頗有疎漏故多爲馮浩注本所糾又如有感二首詠文宗甘露之變者引錢龍惕之箋以李訓鄭注爲奉天討死國難則觸於明末璫禍有激而言與詩中如何本初輩自取屈辱誅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諸句顯爲背觸殊失商隱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謂寶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者竟以稱兵犯闕望劉從諫漢十常侍之事獨未聞乎鶴齡又引龍惕之語不加駁正亦未免牽就其詞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闕所不知絕不牽合新舊唐書務爲穿鑿其推陷廓清之功固超出諸家之上矣

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

本通行

國朝徐樹穀箋徐炯注樹穀字藝初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進士官至直隸巡道皆崑山人考舊唐書李商隱傳稱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

國初吳江朱鶴齡始哀輯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

於林佶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略爲詮釋而多所疎漏蓋猶未竟之稿樹穀因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徵其典故訓詁以爲之注其中上崔華州書一篇樹穀斷其非商隱作近時桐鄉馮浩注本則辨此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從非崔戎故買相國乃買鍊非買耽崔宣州乃崔鄭非崔羣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之誤疑又重陽亭銘一篇炯據全蜀藝文志採入馮浩注本則辨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爲舊碑漫漶楊慎僞補足之援慎僞補樊敏柳敏二碑證炯之誤信又據成都文類採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疎漏然上京兆公書乃案牘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錄焉

嘉慶元年六月 臣浩得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始知唐李商隱詩文集注本下蒙附及詳註本略加評采爰敬謹錄刊奉冠簡首

臣馮浩恭識

王谿生詩箋註總目

卷首 錢序 王序 自序 發凡 史文

年譜 贈詩 詩話 目錄

卷一 編年詩

卷二 編年詩

卷三 編年詩

卷四 編年詩

卷五 不編年詩

卷六 不編年詩

王谿生詩箋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
予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
御未弱冠每侍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歎曰
王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乃曰初學從王谿
入手庶不染油滑麤厲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令
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
臺館中評騭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券合壬申夏余
忽遭沉痾急請假歸丁丑冬孟亭以母憂還里去
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泊余故事獨念余
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既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
發時止未得赴補因素愛王谿詩文惜諸家所註
各有踳駁附會舊新唐書本傳各有岐誤爰細意
鉤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定而詩
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
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跡
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
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王谿生
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
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尙書高
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王谿兩家多所箋記頗有得
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
不倦曾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箋本與二
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
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王谿幸而
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

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羣題於荆合齋

李義山詩文集箋註序

論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請以一言決之曰讀書與不讀書而已矣李義山詩文箋註吾師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論之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蓋義山爲人史氏所稱與後儒所辨均爲未得其中注之者倘非貫穿新舊唐書博觀唐宋人紀載參伍其黨局之本末反覆于當時將相大臣除拜之先後節鎮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經月緯了然于胸則惡能得其要領哉若先生之所注信乎其能如是矣是雖不過一家之言而已有關於史學尤奇者鉤稽所到能使義山一生蹤跡歷歷呈露顯顯在目其眷屬離合朋儔聚散弔喪問疾舟嬉巷飲瑣屑情事皆有可指若親與之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細心考古如是平心論古如是讀之直恨先生不具千手眼盡舉天下書評閱之然後快也故曰斷斷非不讀書人所能辦也或謂著述家蹈空者固多若注釋則安能蹈空爲予謂不然夫躁于求名而懶于攷核俗學之恆態也彼所甚畏者史冊之繁重故所引用每不出于本書徒襲取人牙後慧鈔謄了事如此縱滿紙爛然究與蹈空無異不但虛談義理馳騁筆鋒者空而無實卽在注釋家亦猶之空而無實矣若先生此編則從實學中來非襲取可得甚矣真讀書人可貴也予曩者由詞館教習出先生門下每蒙招集邸舍杯酒論文受益多矣比來陟伏里閭竊欲以垂老之年專力經史以藥游談不根之病捧誦

此編爰趣舉膚見書之簡端用爲勸學之一助若夫義山詩文家數何如其出處行事何如諸家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乾隆丁亥九秋受業東吳王鳴盛拜撰

玉谿生詩箋註序

余幼學詩聞之長老言初學乍知詩味每易墮羶浮輕率之習以自喜而不知其自畫也若從晚唐入殆免是矣是詩學中之一徑也晚唐以李義山爲巨擘余取而誦之愛其設采繁艷吐韻鏗鏘結體森密而旨趣之遙深者未窺焉後雖間爲披閱無暇專攻侵尋三十餘年學不加進而病已癢心夙昔願以姓名託文字以傳於世者當遂付之泡影也偶復取義山詩一爲諷詠動有微悟試詮數章機不可遏於是徵之文集參之史書不憚悉舉而辨釋之詩集既定文集迎刃以解鮮格而不通者適次其生平改訂年譜使一無所迷混余心爲之愜焉夫箋註義山詩文者既有數家皆積歲月以尋求顧作者之用心明者半昧者猶半豈諸家之力有所不逮歟抑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卽雕蟲小技亦有默操其顯晦之數者歟然則又安知後之讀斯集者不更有一往之深情如覩其面如接其言論而嗤余之所得尙有遺憾也哉余旣患心疾固不能更進於斯也編纂成筆之以弁其端若謂余於詩惟義山之是尙也則又余之所不居也

文集箋註
不更序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日桐鄉馮浩書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

玉谿生詩箋註發凡十二條

一諸家箋本皆名李義山詩集今從唐書藝文志

玉谿生詩三卷之名以復其舊

一自明以前箋斯集者逸而無存（朱長孺曰：西清詩話：杜子美、李義山詩又見於宋、明、清諸家詩集，其有義山詩者，皆不傳。按：此等詩集，所載皆音諸人詩，句與義山詩無異，其有非義山詩者，亦不足言註釋。）

石林（源）之朱長孺（鶴）成之行

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夢星）姚平山（培）各有箋

本余合取而存其是補其闕正其誤焉疑而未

晰者尙間有之蓋義山不幸而生於黨人傾軋

宦豎橫行之日且學優奧博性愛風流往往有

正言之不可而迷離煩亂掩抑紆迴寄其恨而

晦其跡者索解良難所無如何耳

一余初脫稿聞吳江徐湛園（達源）有未刊箋本徐

爲虹亭太史子窮老著述余因外弟盛（百二）向

其後人借觀視朱氏程氏爲優第或疎或鑿時

不能免而持論多偏聞其晚歲改易點竄反有

舍前說之是而遁入岐途者窮苦之累其神明

也余虛衷研審擇其善者採之庶苦心孤詣不

至全泯亦可以無恨矣（源）

一年譜乃箋釋之根幹非是無可提挈也義山官

秩未高事跡不著史傳豈能無訛舛哉今據詩

文証之時事一生之歷涉稍詳史筆之遺漏或

補讀者宜細閱之

一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

者更不免割裂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二卷不編

年詩一卷行藏遞考情味彌長所不敢全編者

慎之也

一朱氏已采錢（龍惕）陳（仲）潘（時）之說余所見有馮已

蒼（舒）定遠（班）田（實）贊山（蘭芳）何義門（錢）錢木菴（良擇）

楊致軒（守智）袁虎文（虎）諸家評本又陸圖玉（崑）會

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爲節采附入庶深情妙緒

尤能引而伸之已（余）所采何義門評本辛卯春日取英

義門者蓋屢經傳錄漸滋淆亂而義門於斯小集固不比經史

諸大集之審慎精當世之服膺而者宜更次擇焉

一箋者表也註者著也義本同歸今乃以徵典爲

註達意爲箋聊從俗見耳凡舊說之是者必標

明某曰不敢攘善顯然誤者改之而已若似是

而非或滋後人之疑者則贅列而辯正之引據

故實未免繁冗緣取義隱曲每易以刪摘失其

意指故不可不詳也（一事屢用註者見前論有見於後者亦有前後互論者）

一說詩最忌穿鑿然獨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

人論世之法求之言外隱衷大堪領悟似鑿而

非鑿也如無題諸什余深病前人動指令狐初

稿盡爲翻駁及審定行年細探心曲乃知屢啓

陳情之時無非借豔情以寄慨蓋義山初心依

恃惟在彭陽其後郎君久持政柄舍此舊好更

何求援所謂何處哀筆隨急管者已揭其專壹

之苦衷矣今一一詮解反浮於前人之所指固

非敢稍爲附會也若云通體一無謬戾則何敢

自信

一論義山詩每云善學老杜固已然以杜學杜必

力所成直於浣花翁可稱具體細玩全集自見毋專以七律爲言其終不如杜者十之三學爲之十之七時爲之也

一集中雙聲疊韻屬對精細而押韻每寬律詩東冬蕭肴之類通用古詩如支微齊佳灰五韻通用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唐人常例不足異也且所重不在韻故略之

一友朋贈答傳自當時評騭抑揚紛於異代皆爲不可廢者故附諸譜後架鮮藏書恨網羅未備耳

一海鹽陳靈茂許廷有箋本久不傳矣聞閩中寧化李元仲世熊亦有箋本未及訪其存否也數十年來海寧許萬廬昂霄曾註其半部亦無可

覓許萬廬校註義山詩云時事年月職官遷轉考唐書必詳考又金鑑考證凡數卷考唐書兩書傳記百家以及近時評註疏證明駁正瑕與作者考證詞詁奇不隔一學

先後入翰林每舉王谿詩互爲賞析而凡文士之從事於斯者應不乏也夫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博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濬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人之審擇

重校發凡二條

一初恐病廢急事開雕既而檢點謬誤漸次改修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既欲重鐫通爲校改大半如出兩手矣然究未全愜意也初行之本無從收回祈四方學士見輒爲我毀之或郵寄相

易實叨惠好

一所引典故初梓半仍舊本以爲何煩盡改也詎意舊本動有疎誤甚且僞造妄增以成其說而後起諸書或不之察轉相據引襲謬承訛久而轉疑古籍之脫落是誠爲害已今逐條討核不目審而心會者弗以錄也學者庶可見信

桐鄉馮浩孟亭氏識

是集元訂本四卷正集三卷卷首一卷茲版因照庚子重校本付印其注釋訂誤之處更較箋注本爲詳備故頁數增多今爲便利讀者起見特酌分卷首爲二卷正集爲六卷以便繙閱幸識者諒之謹跋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備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楚知楚以所業文千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和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亞爲宏正奏署據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

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十六人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持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唐書文藝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勳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鏐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鏐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宏正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宏正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藝文志〕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

〔宋史藝文志〕

李商隱賦一卷又雜文一卷別集文集八卷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亦別集蜀爾雅三卷類雜纂一卷雜藁一卷類金鑰二卷類桂管集二十卷類使範一卷家範十卷類

〔按〕宋志視唐大有增矣但志文多重複未可盡據桂管集豈在桂海諸賢之合集與志於雜藁一卷書李義山史志書名不雜字余初疑之核其上下所引諸書當即商隱也

〔鄭氏通志藝文略〕李商隱蜀爾雅三卷古文略不書雜纂一卷玉溪生詩一卷玉溪生賦一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晁氏郡齋讀書志〕於甲乙集各二十卷外又文集八卷晁氏曰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誦怪則李商隱蓋以此詩五

卷清新纖豔〔按〕晁氏似合古賦與文三卷詩五卷統稱文集八卷也與宋志異矣通志作詩三卷豈合三卷為一卷耶馬氏經籍考集類既全引晁氏矣別標玉谿生集三卷引陳氏書錄解題曰李商隱自號玉谿生集三卷又於詩集標李義山集三卷引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撰者不知符也陳氏曰商隱所作應用之文當時以為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蓋義山之與宋人研體與六朝舊法異故反嗤點義山耳文集本不採詩評附錄于此

〔馬氏通考經籍門〕蜀爾雅下引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鄭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又〕雜纂下引陳氏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

稍多皆後人附益異若李氏曰用諸酒杯流行之際可謂善諠其言雖不雅馴然所詞諄多中俗病聞者或足以為戒不但為笑也

〔又〕金鑰下引陳氏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為牋啓應用之備〔二〕玉谿藝文類之唐金鑰一編類按是則宋本多僞學傳

〔明文淵閣書目〕李義山文集一部十冊李商隱詩集一部四冊書曰係正統九年大學士楊士奇等編次文為多惜不能搜校已見山果氏景什

〔焦氏經籍志小學書類〕李商隱古字略一卷〔按〕英國公夏鍊輯古文四聲韻五卷標列所引諸書有李商隱字略而郭忠恕計篇所釋七十一家竟李商隱集略其每字下李商隱字略李尚隱集字李尚隱字指李商隱集略皆尚隱非商隱是可疑而難定音今以通志載古文略為互證

〔玉谿生年譜〕

譜創於朱氏改訂於程氏徐氏俱有疎誤今以詩文爲據史書爲證重定一通意在詳明不嫌辭費○譜中詩文同編但遺佚既多傳者又錯亂故行藏大略猶可追尋年月細蹤不能殫審或從類敘之科要無凌節之弊所採史事視舊譜大有刪增惟取與詩文印合者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

本傳

〔朱曰〕義山乃宗室英國公孫敬業則天時起義事敗被誅復姓徐氏新書傳乃云或言義山是其裔孫不足信也〔按〕李氏溯原隴西史記傳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也晉書傳涼武昭王廣之十六世孫也舊唐書紀高祖神堯皇帝涼武昭王七代孫也義山詩曰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李勣本徐氏曹州離狐人隋末徙滑州之衛南義山非其裔誠不足辨李勣撰歙州長史隴西李則墓誌云涼武昭王十三世孫李君歸葬鄭州某縣岡原正與義山家世相合必卽其族而分派已遠如李白亦涼武昭王後而不編屬籍也又舊書傳李元道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李揆隴西成紀人家於鄭州則李氏之居鄭州者多矣義山詩曰爲邦屬故園謂鄭州也祭叔父文曰壇山舊塋山在鄭州也祭姊文云寓殯獲嘉又云小姪寄兒來自濟邑濟源獲嘉乃河北地則義山必舊居鄭州遷居懷州故有習業於玉陽

王屋之跡然姊與姪女仍歸葬壇山是終以鄭州爲故園也舊傳云還鄭州最得其實新傳客字小誤而二傳祇書懷州河內人皆小疎也

父嗣本

嗣爲簿尉之流終浙東西從事詳下文

憲宗元和八年癸巳 商隱生

〔按〕義山生年無明文核之當在此年也朱氏據令狐楚鎮河陽義山纔及弱冠而謂生貞元十一二年間不知史已誤矣徐氏以爲楚鎮河陽義山當十六歲亦誤也本集可據考年齒者有三一爲開成時上崔華州書非成文所一爲會昌四年改葬姊與姪女之祭文以諸祭文所一爲驕兒詩祭裴氏姊文曰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又云寓殯獲嘉向經三紀又云沉綿之際殯背之時某方解扶牀猶能記面又云此際兄弟尙皆乳抱時義山僅二三歲耳若泥三紀實數則當逆數至元和四年矣然三十餘秋者踰三十卽可稱而三紀舉成數不必細拘如開元天寶合四十三載而云四紀爲天子也况國語云十年數之紀也何必定十二年哉祭姊與姪女時哀師未生其後初在東川時云或小於叔夜之男約當爲七歲則哀師約生於會昌六年乃驕兒詩形容四五歲嬉戲情狀而自歎顛顛欲四十又云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指大甲三四年黨項寇邊及回紇遺種逃附奚部者言之逆數至元和

八年則三十八年與欲四十合其姊若亡於元和九年則至會昌四年得三十一年云經三紀可也崔龜從爲華州紀在開成元年十二月崔鄭爲宣州在二年正月書爲其所上而云愚生二十五年今自元和八年至開成二年數乃正符此尤其朗然者故斷以是年爲生年縱或少有先後而大要足據不若舊譜之動多窒礙矣

九年甲午

十年乙未

商隱隨父赴浙祭姊文云恭惟先德寶紹元風良時不來百里爲政又云時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轅已轄蓋義山父爲鎮浙東西者所辟

〔按〕姊亡當在九年而以赴浙辟屬下年者參以下文年方就傳之句也况姊亡與赴浙其爲某月皆不可考安知非九年冬十年春耶

十一年丙申

十二年丁酉

十三年戊戌

十一月令狐楚爲懷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

本傳皆言受知令狐始自河陽今則其誤不待辨矣

十四年己亥

七月令狐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五年庚子

正月憲宗崩穆宗卽位 七月令狐楚罷爲宣歙池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

〔舊書紀參〕

傳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四月令狐楚量移郢州刺史是年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舊書傳〕

商隱隨父在浙約六年父卒奉喪侍母而歸祭姊文云浙水東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傳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旆是也

〔按〕在浙似

六年有奇喪父是九歲幾十歲

二年壬寅 十一月令狐楚授陝虢觀察使楚至

陝復授賓客歸東都

〔舊書傳〕

三年癸卯

四年甲辰 正月穆宗崩敬宗卽位 令狐楚爲

河南尹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節度汴宋

毫觀察等使

敬宗寶歷元年乙巳

商隱年十三父喪除後似懷州無可居始居蒲

州之永樂

〔按〕祭姊文云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邱

〔舊書傳〕

數東旬傭書販春占數占戶籍之數也蓋其先

由鄭居懷此似懷州亦無可居而蒲州在西京

東北三百里外貞觀中昇爲四輔故曰東旬其

後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有昔去今來之句舊蹟

當於此徵矣時雖居家於此又近遊以資養母

而凡所云學仙玉陽東形魄天壇上舊山萬仞

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仍屬懷州之境懷鄭

固宜頻往來也開成中移家關中至後東川罷

歸又還鄭州一生之屢遷靡定而戀戀於故土者皆可見已〔又按〕懷州近在東都之東北占數東甸似亦可謂鄭州無可歸始著籍爲懷州人也是與玉陽王屋之蹟更合若永樂則寓居耳且玩昔去驚投筆句似其時先有軍事驚心之行役相去未久况已在移家關中之後未必遠溯從前也此說亦可通然上說較是惟追測總難細定耳

〔詩〕富平少使 日高 陳後宮 陳後宮

二年丙午 四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 十

二月帝遇弒文宗卽位舊書

〔詩〕覽古

文宗太和元年丁未 五月以前攝橫海節度副

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七月同捷不受詔八

月削同捷官爵發諸道兵討之舊書

二年戊申 三月帝親試制策舉人賢良方正考

官馮宿買鯨龐嚴見劉蕡條對數服以畏宦官

不敢取 九月徵令狐楚爲戶部尙書 時河

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

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

舊書紀參劉蕡令狐楚傳

商隱年十六樊南甲集序曰樊南生十六能著

聖論才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

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爲今體〔按〕

著聖論才論在是時矣後聯爲三字大可訂傳

文之誤詳下

〔詩〕隋鄭東 謝書 無題八歲偷照鏡 失題

三年己酉 三月令狐楚檢校兵部尙書東都留

守東畿汝都防禦使 五月宣慰行營諫議大

夫柏耆斬同捷滄景平 十一月紀月令狐

楚進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

使 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爲中丞舊書

〔詩〕

商隱從楚在天平幕 〔按〕受知之深當在此

際故甲集序專稱鄆祭令狐文亦云天平之年

將軍樽旁一人衣白也是下兩年方十七八

傳所云年纔及弱冠從爲巡官者宜屬此時傳

文概書天平汴州尙未細核矧可遠及河陽時

哉 〔又按〕巡官之奏充者如文集狀中是也

新書志節度使本有巡官兼觀察又有巡官一

人舊書志節度使下參謀無員數隨軍四人皆

天寶後置未見品秩馬氏通考唐辟署之法有

旣爲王官而被辟者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

辟者有強起隱逸特招智略之士者此多起自

白衣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然則額奏之外當

有隨宜辟置未遽狀薦而可白衣從事者故義

山年少未第而爲之也舊傳云從爲巡官新傳

改爲表署表字似誤義山集卷三

四年庚戌 天平公應中呈令狐令公

〔詩〕 五年辛亥

〔詩〕 牡丹

六年壬子 二月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

東節度使舊書

商隱當至太原幕 是年應舉爲賈餗所斥見上

崔華州書

〔按〕朱閱歸解書彭陽碑陰云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洺京辟李商隱尹洛者河南尹也敘洺京於爲鄆後必太原之爲北京也令狐傳云始自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秉麾作鎮邑老歡迎義山受其知遇必當至其幕中天平北京事本相接被辟當亦同也雖集無確據理必然矣

〔按〕太原近境之詩宜有此時作者但意境多不相合故無可定編

七年癸丑 正月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爲嶺南

節度使 三月出給事中楊虞卿爲常州刺史

蕭澣爲鄭州刺史 六月令狐楚入爲吏部尚

書 閏七月給事中崔戎爲華州刺史舊書紀王茂元令狐楚傳參差

商隱至鄭州哭蕭侍郎詩所敘是也 居崔戎

幕掌章奏下文〔按〕安平公詩曰送我習業

南山阿蓋時猶年少今定爲二十一歲正相合

若舊譜則舛矣

〔文〕太倉藏

八年甲寅 三月以崔戎爲兗海觀察使六月卒

十二月召楊虞卿爲工部侍郎舊書紀

〔按〕蕭澣入爲刑部侍郎即紀

文不書與虞卿同被命

商隱隨崔戎自華至兗 是年應舉爲崔鄆所

不取見上崔華州書

〔詩〕初食筍至座中 海上 贈趙協律首 贈宇文中丞

〔文〕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進賀聖躬痊復物狀

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謝端午 奏杜勝等天判官狀

九年乙卯 六月下京北尹楊虞卿獄同平章事

李宗閔貶明州刺史虞卿貶虔州司馬刑部侍

郎蕭澣貶遂州司馬 十月以王茂元爲涇原

節度使 令狐楚守尚書左僕射進封彭陽郡

開國公 十一月同平章事李訓謀誅宦官不

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

元興及王璠郭行餘韓約等鳳翔節度使鄭注

爲監軍張仲清所殺皆族之舊書紀參令狐楚傳通鑑

商隱往來京師安平公詩明年徒步弔京國是

也 〔按〕義山入王幕雖始涇原但在得第後

詳下文舊書紀參令狐楚傳通鑑

〔詩〕安平公詩 謝故崔兗海宅話舊寄三揅 宿駱氏亭

開成元年丙辰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表請

王涯等罪名三月復上表暴揚仇士良等罪惡

四月令狐楚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二月楊汝士檢校禮部尚書充東川節度使

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 是年令

狐綯爲左拾遺舊書紀參令狐楚傳通鑑

〔按〕徐氏謂義山是年從令狐楚興元幕今考

下年馳赴興元本年未有在幕實據

〔詩〕有感二首 重有感 故舊別侯以賊罪致不辜事

母者他日過其門 哭遠州蕭侍郎 五松驛 令狐

八拾遺錄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和友人戲贈二首重有戲贈任秀才李肱所遺書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書

〔文〕 別令狐拾遺書

二年丁巳 正月吏部侍郎崔鄭爲宣歙觀察使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詩錄 六月成德

節度使王元逵尚書安公主 以左金吾衛將

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十一月令狐楚卒

於鎮 是年令狐綯爲左補闕舊書令狐楚傳本集

〔按〕彭陽遺表已無左補闕舊書

商隱登進士第令狐綯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

第本

冬赴興元代楚草遺表祭令狐文所云愚調京

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也十二月還

京行次西郊詩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也

〔按〕唐制登進士第謂之及第然未即爲官若

應他科而中謂之登科乃得授官義山次年應

宏詞以此惜不中耳或爲人論薦從仕令狐於

義山雖歲使隨計實未嘗論薦徐氏謂以令狐

辟舉爲校書郎誤矣馬氏通考曰唐士之及第

者未能便釋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

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

十年不獲祿者義山至四年自以判入等釋褐

爲官也元祐時元龜云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罷相歷汴州判

判官元龜云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罷相歷汴州判

判官元龜云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罷相歷汴州判

〔又按〕唐撫言狀元以下到主司宅謝恩訖三

日後又曲謝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蓋唐時極重薦導乃觀與陶進士書則交誼之乖固不可專咎令狐矣

〔詩〕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燕之治因寄一絕 及第東

將軍遇聖家遊曲江二首 興慶州楊侍郎 病中早訪程國李十

西郊作一百韻 彭城公處後贈杜應李 仁女

〔文〕 上崔華川書 代爲呈京兆祭蕭侍郎文 代彭陽公

三年戊午 二月孫簡爲陝虢觀察使 五九傳作

月以吏部侍郎高錯爲鄂岳觀察使 十月皇

太子永薨於少陽院舊書紀

商隱試宏詞不中選詳後與陶進士書所謂前

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

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皆當在是年

〔按〕義山以娶王氏見薄於令狐坐致坎壈終

身是爲事蹟之最要者而傳既有誤集無明文

今則定其必在是年也傳文惟茂元愛其才以

子妻之二語爲是其屬之帥河陽時及云表掌

書記得侍御史皆誤也韓畏之西迎家室義山

有禁嚮無人近之歎情見乎詞矣於是遂赴其

幕既喜果諧琴瑟又希其論薦得官李肇國史補

而奏之則薦鎮以爲李肇國史補義山所寄在此時令

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資絢力而遽依其分門別

戶之人此詭薄無行之譏斷難解免而絢惡其

背恩者也祭外舅文云往在涇川始受殊遇才愛

而娶以女綢繆之跡詩云綢繆東鄰三豈無他人無他